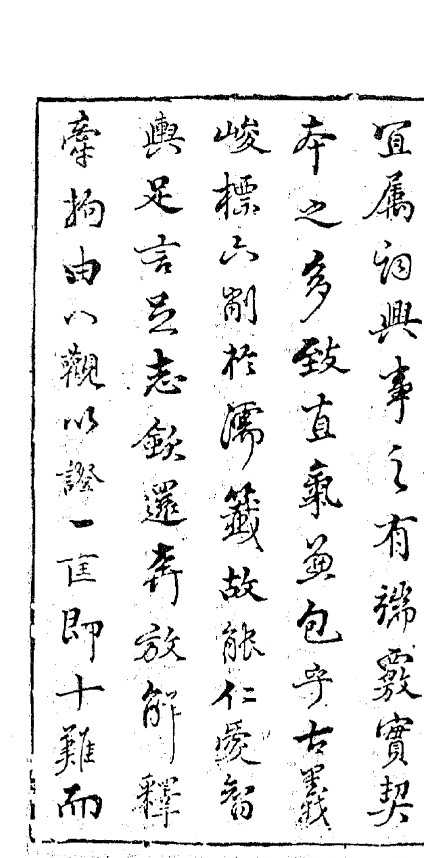
玉茗堂全集

玉茗堂全集序

臨川先生〻應廬岳之靈鍾骨濯紅泉之靈灝邈清高厲少振發乎純英醍醴玄齋揔味滋搯氣毋極命草木掀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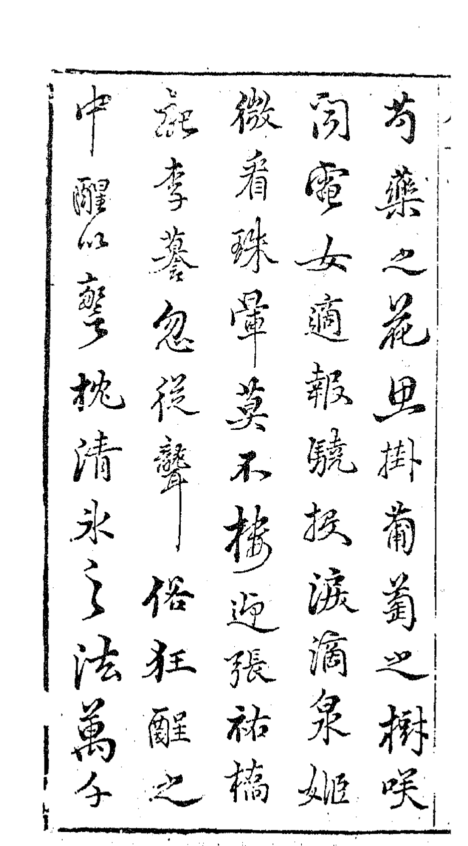
苞符鮑參軍雀翥文揚尤資
健翮陸平原龍鶱學海不假
崩雲旣體會夫風騷自妙諧
夫鍾律之都誠釁猶徵夏熟
於上林乃穉已闕胥澗春歌於

下里觀其史玄並作雅實不拘
貫珠綿亙以扶光觸石隨山而
注委碑礚羽獵之盛頓盻馺
娑之雄郰亦擲地為鏘雕章
成虞矣若乃通諸國體刺達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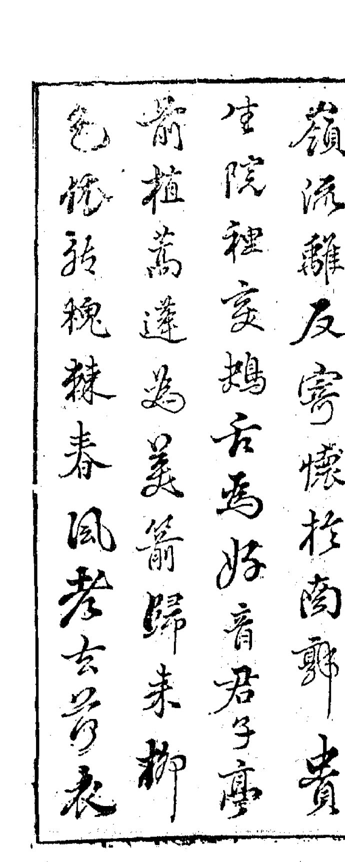
宜屬詞興事之有端覈實契
本之多致直氣無包乎古義
峻標六剛於濡纖故能仁愛留
興足言志欲還奇敘解釋
摩揣由八觀以證一匡即十難而

滄士略論今古之制扣宮徵之
聲藻火繡披不須補綴車
攻徒御豈失馳驅匪借名法以
申言雖肆滑稽而皆道時
復金柅廢雁玉落流鶯偶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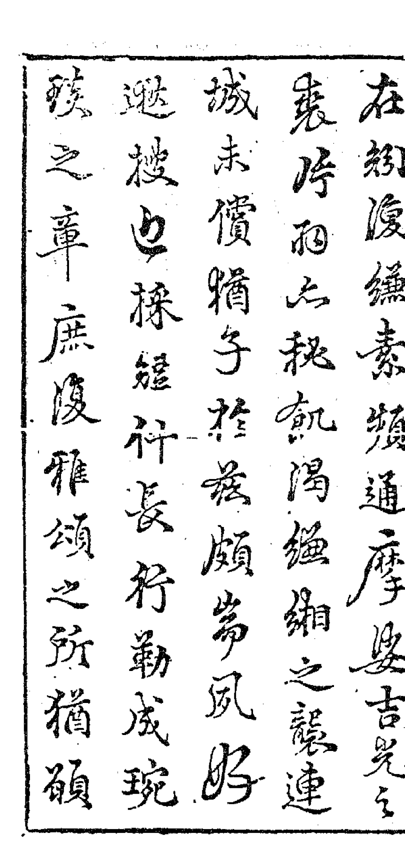
芍藥之花且掛葡萄之樹咲
閬霞女適報號投濺滴泉姬
微看珠暈莫不擒迎張袖襦
疑李饕忽從聲　俗狂醒之
中醒紅塵挑清冰之法萬千

說偈一二寓言要以源攝盱江
驅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柏超
三乘以安禪故覃思不敬王
何而機捷每先曹洞晝夜齋
視暄涼等情閱世觀生守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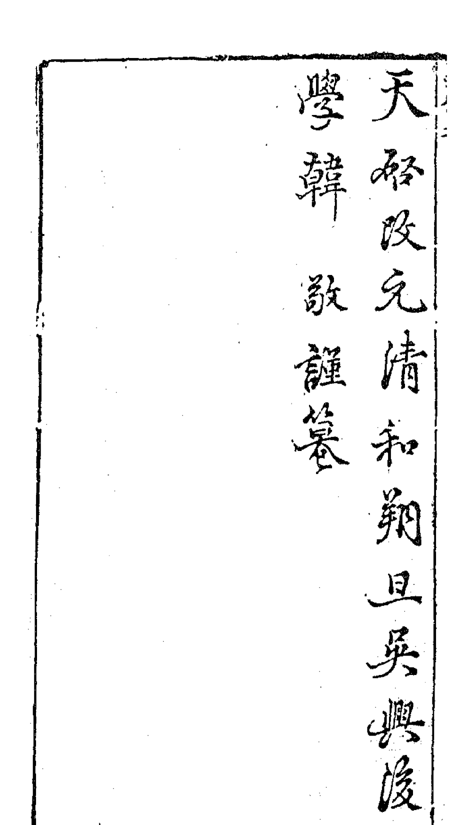
白陵祠蕭淡忽興嘆於北門瘴
嶺流離反寄懷於商鄭貴
生院裡宴鵲言為好音君子亭
前植蒿蓬為美箭歸來柳
色憶孫槐棘春風老去舊衣

更喜彌雅朝夕遊孺慕極於
死孝而歸全不愛遠生栩栩騎
蝴蝶以飛朗朗還星辰之位重
泉可作九泒難追輟斤慟於莊
生聞笛哀如向秀惟韋音嶽如



在翊復纏素嫃通摩娑吉光之裘侍羽之秘飢渴纏綿之襲連城未償猶子於茲頻夢夙好遡樓邊採緝衍長行勒成琬琰之章庶復雅頌之所猶韻

洞陵以西之策盡出人間將以
山木澧蘭之思生諸公子務使
經緯昭回光岳肆奠豈止題
金秦帝刻石漢京是非未定
於陳王離合猶傷於平叔哉



天啓改元清和朔旦吳興後學韓　敬　謹纂

玉茗堂文集目次

卷之一

卷之三

卷之六

卷之八

𦲷堂文集目次 終

玉茗堂全集

臨川義仍湯顯祖著

序

奉別趙汝師先生序

宗伯吳趙公以徵且行一時卿大夫正人在南者皆喜有言于予者曰趙公世所謂大人也必爲政予曰子何以知趙公大人也曰江陵相知

公者也今兩相其里之客焉者也皆以正言有
逄其怒莫有逄其覩守道于今能逆世而立者
必大人嗟夫亦未旣于趙公所以爲大人者矣
公嘗謂予曰吾見所謂人矣其名也偶以出一
言正見一節奇巳而起則泯泯然而爲官凡若
此者皆細人也予所不爲爲其官不忍不爲其
事爲其事不忍不爲其人言之莫有聽焉以吾

行可也是故自公起至于今凡三數徙未嘗不言其官或言天下利害不少厭其無細人之心也已而吉水鄒君三出南趙公北公又謂予曰鄒君名則益高矣而國重傷吾之北必且又然矣益高吾名而重累國非吾意也吾意不欲行予俛然歎曰公言及此大人之心君臣之義也雖然公其行矣大人之行于天下也時三代之

法諸侯士大夫世其國家餘子得習其政士無
境外之志至春秋時有之所之不如而可以去
故有異邦有父母之邦參相仕也今一父母之
邦而已未有少不如意而得去之者非其勢亦
非其情古惟如彼其地分其所生人有賢者則
相爲重至于天下一則大矣視士若廣矣其勢
不得不輕古惟如彼其士皆世家相親有賢肯

相爲下而相爲待也今則天下之人矣有政而此不爲則彼爲之矣夫大人者其心常有以自寛誠不拘拘焉以政爲然非政莫爲也後之時亦未遠于今之時也何以言之古惟如彼其封內有士易以見法有讓而士益以見矣後雖有大人急不得而知於其君其知也必且以相非其相則其君之待人也夫以待人而知大人宜

不忍爲然則以相其可也今可以相而知之時也若猶不得存其身且可因而存其言言而從即其身爲之不從雖不忘爲天下之心而我無逆也嗟夫孔子亦大人矣於季桓子而可時也其行於魯之事亦無所信然則孔子固未有行于魯也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其不已何也曰吾五十而知天命矣則可以耳順而從心前此

亦未知天命也有不然之音則逆其耳有不可之形則立其心以此爲不惑盖人道也既知天命則天下之故皆有以然矣曾何足以逆吾耳而立吾心卽未有所行其道固已行矣如此則爲其官而名不益行其身而國不傷天之道也非大人不足以致也嗟夫以趙公之爲大人而予又遊之久最知然所以望之知命而已天下

事可盡言哉

蕪湖張令公給由北上序

蕪於南都爲輔邑三百里而遥雜障丹陽宣城池間瀕江湖萑葦菹濕之所蒸田下下勾慈石跽之間無富農而督江上受諸榷置都官百貨之商在焉其駔儈多非土人土人以利盡外益貧獨雄牧市租多者然常不能勝外方諸賈人

諸賈人久遠亦不復以土人爲意往往侵待之
郭客爲甚常以其贏遁南都貴人土人即訟常
左賈人益用豪侈衣食盛歌舞藏盜匿其中治
一郡丞防江夫以蕪北盡黃山南盡艾蒿不當
吳一中縣而都官郡丞挾長而三又部諸使者
常受事四方諸賈常數道而集又時時爲都官
丞治客爲此地令豈不難哉古之長人者務農

積衍因而訓之經術禮讓至少所訟名爲大雅
精者至欲清淨自正民至不相往來今何可得
也乃至以往云簿書期會所爲粗者今亦無能
優治焉蕪之爲蕪幾不可理獨湖張君能治之
君試令曲周以能理劇徙蕪君爲人長大美鬚
眉喜笑至御吏又多廉威於蕪人與外方諸賈
豪分别其地比徭役教令無訟訟終不以通豪

貴人書失平時爲諸使者都官丞上事無所避
就供張旁午或自占疏牘問外間人士亦復纚
纚如也所治甚粗治之甚精余嘗攝簿南太常
寺事導擇諸果視犧輒廢數日書答爲諸舞人
有所治常如不盡人才乃甚相遠天子可謂能
使人矣張君入計人歌而送之來又歌相迎也
或曰肅皇帝時有張公者名御史大夫起家治

蕪有祠張君父也張君以此益精治蕪蕪人以此益歌張君異日父子並畱祠豈不異與父老宜善事張君也

壽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嵾予未仕時卽知東南江海之上明經術守先王之道者方麓王先生一人而已而怪其仕不顯夫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未必不可行古之

人於今也故雖大吏不剔者用事朝未嘗無二
三通人長者其中而江陵相又名於王公爲故
雅知然竟以去何也已而知之世所名長者通
人皆非能無欲人也自以爲機曰吾且用大吏
爲天下用夫所謂大吏執政者固天下之機人
也知其如此因而有以用之則相喣而爲大吏
用卒亦未嘗用大吏爲天下用也凡此者皆王

公所不能故以九卿歸終其節得因而著書傳之後世吾未嘗得見公問之友人王巽父曰公頓首修項而微傴若不能言盡恭儉儒者也至於論天下體勢人物大小之變其中無窮嘗曰聖人之心盡於經矣經能令人之心微而明於濁清此王公所以不言而辯也頗聞公不愛西方聖人之書而其子其孫好之達觀氏者吾所

敬愛學西方之道者也吾問彼東南來誰嘗有
道者達觀曰必方麓王先生也凡道所不滅者
真王公真人也真則可以合道可以長年益食
淡者不渝其恬行敦者不泄其清壽非真人之
所愛而人之所愛於真人也夫天下之生多矣
世所知必不可使壽者害世人也有其人可而
必不可壽者有可以壽者有必不可不壽者可

以壽者鄉里之行科條之材也有必不可壽而
其人可者非眞人也世所謂通人長者是也或
壽之而名不全必不可不壽者眞人也孝則眞
孝忠則眞忠和則眞和清則眞清進而有社稷
之役大爲可恃之臣其次不失爲可信之臣能
則行不能則退而修先王之業紬性命之心入
其通理出其疑義傳書其子孫與其人將使後

之學者得以窺瞻廣意爲人焉凡若此人者無所害於人而有功於人取天下者少與天下者多人之所不厭而天下之所獨容也王公豈不其人哉敢言其端從巽父諸君爲先生壽

章本清先生八十壽序

古之人曰得道者壽或曰壽而後可以得道乎頗疑之豈今之人則必有異于古之人耶生而

爲儒不一惟先生之道教倪胥疏無所志以就焉而倀倀然稱長老于世者亦旣不必矣則所云壽而後可以得道者固亦不必然矣雖然壽者不必得道而常在乎得道得道者不必壽而常在乎壽子言之一陰一陽之謂道顯諸仁藏諸用知者見以爲知仁者見以爲仁逮于形容仁智而分其樂水樂山曰智者以動樂而仁者

以靜壽然則凡有見于道之一者皆有以行其世而善其躬陰陽之道坎爲水天下之勞卦也行天下之險阻而不失其信艮爲山天下之止處也藏天下之險阻而不忘其愛兩者皆根乎西北而放乎東南其行止也必以除故曰仁知者合外内之道也吾過南州時從章本清先生談天人之際而嗒然於易覩其生覩其自養殆

所謂樂而壽壽而樂者耶其言淵而溶漣而清如江如河茫乎其未有涯也其容淡而端毓而熙如阜如岡敦乎其有象也西山之間東湖之上有若人焉可謂千載一時矣猝未有知其然者行年八十而後乃聞于 天子以爲吳聘君復起重以官師之學而弗敢勞亦艮之義也時行而行時止而止離之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

之嘵嘗以爲合于風人何不曰鼓缶之兵斯鼓
者以樂而先生不以爲然若日離過中而昊笑
歌嗟嘆皆非可久之道惟終日乾乾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乎然後知有道者之止無所止而有
道者之憂樂非夫人之爲憂樂也禮云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聞志氣
塞乎天地詩云夙夜基命宥密日就月將先生

之志氣其始基之也夫敢以爲先生頌

張洪陽相公七十壽序代

今上御曆之三十一春王正月之元旬是爲洪陽張老先生誕辰也先是日長至子婿淸江令張汝霖以書來請曰洪陽先生以三立之至爲天下師而某與新建令汪元功其門士也南昌令黃一騰受知最深玆其辰也欲徼惠于夫

人一言以爲韡雖吾師亦以爲微大人一言無當也予慨然久之夫星紀豫章固天下偉鉅人之處也予辛以同年爲宗人侍經筵出贊卿事盍相與雍容穆清觀于進退屈申之故者十五六年而公乃東湖之上予亦雲門山中往來以道旨天下事相薦進已而上思舊德卽家起公入叅大政蓋天下自是覩有道者之業庶幾焉

凡所以爲天下者剛柔而已華亭徐公以柔承
肅祖之威而專治江陵張公以剛扶冲聖之哲
而事亦不可謂不治也剛不可以久懲之者利
用柔曰我將不修華亭之意然而時移勢反權
散而不收法剥而失理葢斂斂者旦十餘年而
公起而觀其變曰天下有機耳發其機所謂轉
石決淵千仞之勢不可得而固也雖然政本不

重不可與握機與人主不親無以觭重於是夙
夜黽勉匪躬蹇勿之事以精意親重於主上而
稍稍收久散之權以議其用自是綱紀法度可
得而爲也至于今天下猶莫能明其意而徒察
其功功之顯畯融徹者有二　　之爲中國患
也恭與　肅皇帝相終始楊粵之間不足爲也
往歲遂大舉屬之高句麗以窺遼左東北者天

地終始之際遼金元之興皆在焉宋惟不慶爾
與和親從混同而亟則神京在矣在事者曰無
動而姑與爲親雖予在田間無手而嘆何主計
之失詳也已而我張公確乎任戰曰高麗且亡
上者不如取之不能取則救之可以存存亡之
恩而遠　之患於是命將度遼萬里宿重師
高麗之東偏戰　鯨鯢稗海之上天子倚爲高麗

奮而寇不中于邊上無東顧之憂者公之功也
是時太子長仁壽聞于天下上愛之久矣而十
餘年中稍有誣上行私以為他日利者中外熒
惑幾不可測而公屹然其容動以上旨所在鎮
朝士之心絕私家之意盡至于今而我　皇上
所屬以大事者必太子也此其功在天下萬世
至魏且遠然而不然者固以衆危公幸上明聖

公得寬然賜歸東湖之上書不云乎天壽平格
危者有其安者也易而知儉簡而知配天地所
以久長也夫世亦何足以盡我公之用乎初江
陵之勿用公也龍而潛起而見大人于田則有
二大功之利巳而夕惕厲乾乾之間莫有難爲
者乎茲其或躍時也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惟公
怵然乘之天下知其非離羣而爲邪悟如也遂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凝如也公蓋深于用易者
治道德語陰符至精其言曰天與善人常以慈
衛之又曰絕利一原用師千倍蓋公所謂機者
不盡用于世而還之其身兵兇無所施其利大
本無所施其克然則公之自壽也必頓首曰
天子之賜士大夫壽公者必加額曰社稷之報
而吾以為道德之為也夫道德之為人壽也保

衡周公豈不在亢危之後哉于是二三子以予
言爲然報曰夫三立者固以立德太上且公危
而天下安天下安而公亦得安然爲道此亦國
家之福也遂拜手而鋪之以爲壽

李敬齋先生七十序

富可壽乎富有萬鍾于世無一飯之澤其壽何
爲也貴可壽乎貴爲卿相于世無一言之敎壽

何爲也孔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至于蔬食飲
水在陋巷或藜羹不糝數日不舉火亦可謂貧且
賤矣其言曰知者樂仁者壽固亦有取乎樂且
壽也而壽至七十曰吾從心所欲不踰距矣嘗
其致嘆乎年數之不可得曰假我數年五十以
學易亦可以無大過夫所望以不得者得五十
而可而乃天幸至七十得以不知者君子之樂

且壽宜何如然且憒然而慨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然則其所志學豈止七十其身之不踰距而足哉葢將有所行于天下在易之觀上九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言其志非所以觀九五之生而已世有孔子之年而無周公之夢雖富且貴何如哉予友吉水李先生爲臨川學官從數上高其人葢有志于仁者顏其

齋居以敬而居恕自號孔子教仲弓以仁如此儒者曰以敬恕爲仁坤道也其告顏子以一日克復爲乾道蓋其說出于易乾曰剛健中正坤曰直方大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恕者絜矩而行有義方之象先生始學于易之坤道乎第非乾知中正發覺流望敬義亦無從而立先生之邪與其家皆世仁體之學必有以合乎此也先生

處貧賤而不憂淸羸淡食而無所苦至于今斷
學好禮不倦教訓鼓舞不廢樂且壽其亦近之
乎乃有進乎此者先生當孔子之年而有周公
之夢否誠不可知竊意其志止于仁上高臨汝
之徒而止哉得其徒而爲之不若其子爲之此
人情也仁莫盛于堯舜壽莫古于堯舜然而堯
以道傳之舜舜傳之禹至孔子而僅乃傳之其

徒孟軻皆不得而授其子聖人而非人情也則可其猶人之情耶則亦豈能無介然也哉一家之學何以異此先生有子曰宣從乎遊動止言笑能不以貧賤富貴爲han而常以不得仕養其父母聞聖人之道爲憂年少而已學于鄉矣極其所志先生所欲夢見于天下而未平者意在斯與吾謂樂且壽有進焉者歌而屬之酒歌曰

蒙山之峰可以包蒙夌江之陂可以由順遡玄
根於李老咏幽蘭於孔尼揖青衿而進酒勳官
墻而賦詩止輕嗽兮明漿潤淸飆兮素芝臨上
高而久覗望長安兮綵衣安且吉兮上壽寶䖏
明兮庶幾

壽趙仲一母太夫人八十二歲序 有歌

春秋時介之推從晉公子十九年歸而爵不及

焉有懟言矣母曰盍語諸介子曰身隱矣焉用
文之母曰如此吾與子偕隱漢范孟博爲使者
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心及患辭其母母曰汝得
與李固杜喬齊名何恨乎讀書至此未嘗不喟
然流嘆爲人子爲人臣遭遇于世何其嶄絕蹉
踔一至于斯也方晉公子西歸濟河蹉其舅氏
犯猶中流而邀其君以備患而固利況乎趙胥

而下諸人其爲介子所羞不欲與比朝而爭祿明矣雖然爲人臣者羞其臣不可以懟其君勞而聽君之察君察而次諸朝相與光輔大業以祿吾親留竹帛之名固亦無高于綿上也而必以懟此亦人臣之大戒也漢季黨事起紀綱叢絕公正流離滂雖有意乎澄清不可得而淸也患莫辭矣儻欲與善善同其淸抗厲首陽之義

天下悲而壯之雖然苟吾一身慷慨爲天下致
命顯節其亦何慕獨如白頭老人何若此者亦
爲人子之大戒也吾友真寧趙君邦清爲人長
巨髮好氣高厲激發自喜宛如范孟博之爲人
而殆甚嘗爲滕公有功德于滕請寄不通苞匭
不爲豪右所疾幸乃入爲吏部郎則急發其曹
偶豪吏贓至數十萬執政疑而畏之時南北嵩

事且起公竟爲觝角擠落以去雖去而天下皆
知趙君關西男子其才具氣决有異略嘗爲
天子信臣　天子亦雅知君君亦感愴至伏闕
流涕不忍去而國家制非出上意不可測而辜
起重臣雖有所忌竟逐終不能遂窮其威趙君
之幸乃不爲竄削其大人狀而得歸老河山之
陽草茈種菽以養太夫人膏瀡粲爾而相勸俞

良宵矣時而讀書撫琴愾然君臣之際不及于
懟雖靡常眞復用數與我期將東出武關遡懷
湘會我漢沔之上而余以家親皆八十有六不
能西君亦且以書來毋夫人歲以三月三日上
壽今八十二矣固不能東出關明庶風至願聞
子之歌聲也嘻子綴至與其母爲綿上之操而
趙君得從大夫人歲相浣濯爲家園之遊此又

臣子之大幸也君其進太夫人酒吾爲子歌歌
曰崆峒王母留金方金氣騰翔精且剛吹鑪躍
冶成干將天水淬之流其光夫容始華溢金塘
如蛇吐鄣龍奮湟華陰土拭琉璃裝佩詰扶搖
行帝閽飭駟可持不可嘗數聲恐折毫睨傷夜
吼歸飛天蔡慈寶而候之臨玉房捉刀刈禾封
豕羊壽母夫人垂北堂三月三日辰吉良金母

之生逢會昌詹辰應律春日陽桃花瀉水河徵
香文章摛屬玄燕踏瓊沙委輪雲驂翔翩首發
勝嬉薰萊千婦諧孫從樂康寧河聖水清且長
執蘭太清迎百祥雲盤霧轂帷連繯遊尊遍陳
精若芳撫琴吹幽揄佩裳瑤池百拜飛羽觴慈
顏笑謳讙表衷求心之劍貽　君王

賀馬母王恭人六十壽序　有歌

南陽之新野固海內重邑也綰周楚跨荆豫介
漢中興氣邑漸大遂以名都張衡所爲賦南都
欽其山川風物顯偉幽麗而驍烈武侯固焉嘗
于唐迄中世家爲盛向後未能數數然也而觀
密菴田馬公亳起新野公子晴良廷試第二人
官翰林編修仲良亦以進士高第主司農尊兄
弟比肩接武而登朝天下莫不豔之馮子曰固

也漢鄧高密仲華依附日月開國承家而賡庭氏休簡翰學工傳皆不異對風土秀厚有固然者獨其友人丘毛伯謂予時良先伴良對南宮式念母夫人甚愾然久之曰吾兄弟依依太夫人所言笑飲啖起處未嘗一日不俱兄先貴而弟後太夫人雖懽何能不幾微介然於吾齋耶歸同侍太夫人三年而以來幸乃偕南宮以第

太夫人不恢然無憾乎則歸而左右太夫人玉顏之睟溫太夫人副褘而臨之燾如笵如璋如圭如歌白華而崖南陔瀹中黃而棊鼓玉者三年一日矣而後乃以仲艮偕計取上第則又所爲如取如攜者太夫人乃始恢然而嘆曰先大夫含笑于九京矣已伯仲肅書迎養太夫人太夫人從而以意示伯仲若曰凡臣子勉身事君

恭亦以爲親也夫奉母氏乘輕軒遠覽王畿近
周家園並耆人開居之志而豈爲是乎若兄弟
何以爲尋酬上德汝先大夫歷官中外凡六四
治民而尋治兵雞鳴而朝出以朝其屬吾未嘗
不贊以恭日出眡事吾未嘗不贊以勤退食而
委蛇吾未嘗不贊以儉恭而儉以勤無獲罪于
上下以久其祿而吾與焉施于子之兄弟尚廸

有祿而吾幸復與焉昔聞之襄陽馬氏兄弟並有才氣遭仕非時不盡其用子兄弟幸際熙朝顯融休懿於是乎在可不勝與非恭莫以存其位非勤莫以既其官非儉莫以固其節三者可以事君可以成身可以養親而長年吾且如百歲奉先大夫衣冠蘋藻而給矣伯仲肄教惟謹太史曰以其閒詩先朗之同異志方誦之好惡

爲縣尉撥錄地而仲且以都官覲關政于滸縉
已惠商人等之語曰滸可旅馬仲子之煦滸可
程馬仲子之壽則伯仲所爲敬其身以成慈也
慈敬之至天地應焉會太夫人以良月開七袠
壽而太史得以詔使司農以代並還里爲太夫
人進萬年之觴而驩示不儉其曰子善子丘生
知子之能言也乎惟長年之道通乎三極恭儉

而勤慈以敬人道盛矣分野三河爲元壽星也
中爲進賢爲鼎柱爲威角攝提則伯仲之象也
太夫人得天矣邑左洮而右涓洮比也于先大
夫爲媲德涓言也于伯仲爲毓材太夫人有地
道焉受函三之粹精處樂郡之麗康而眉壽連
娟爲國母師者此太夫人所自有而能言者所
其徵也予很遠不獲三千里從伯仲後抱函左

神姥泉耕蘚而省聯以言言之不足折而爲歌
亦太夫人所樂聞也歌曰望菀山兮三瀨潯出
由隈兮王文謠叶禎圖兮宜鄧陰盛三流則兮流
微音千年有餘氣循震音者王后今夫人王母
裁勝秉青雲裏氣淑景楫輪葛扶風君子憲四
方青雨奇男情仲良夫人親侍帝女爽其上乃
有熊雛翔我聞南陽稱樂都崑崙閬風無以逾

華薌漁皐香稻魚芍藥之醬百和俱宜城酒清
如漢波蘭堂載笑慈顏和兄弟遞代登南歌瑤
池千秋客詎多